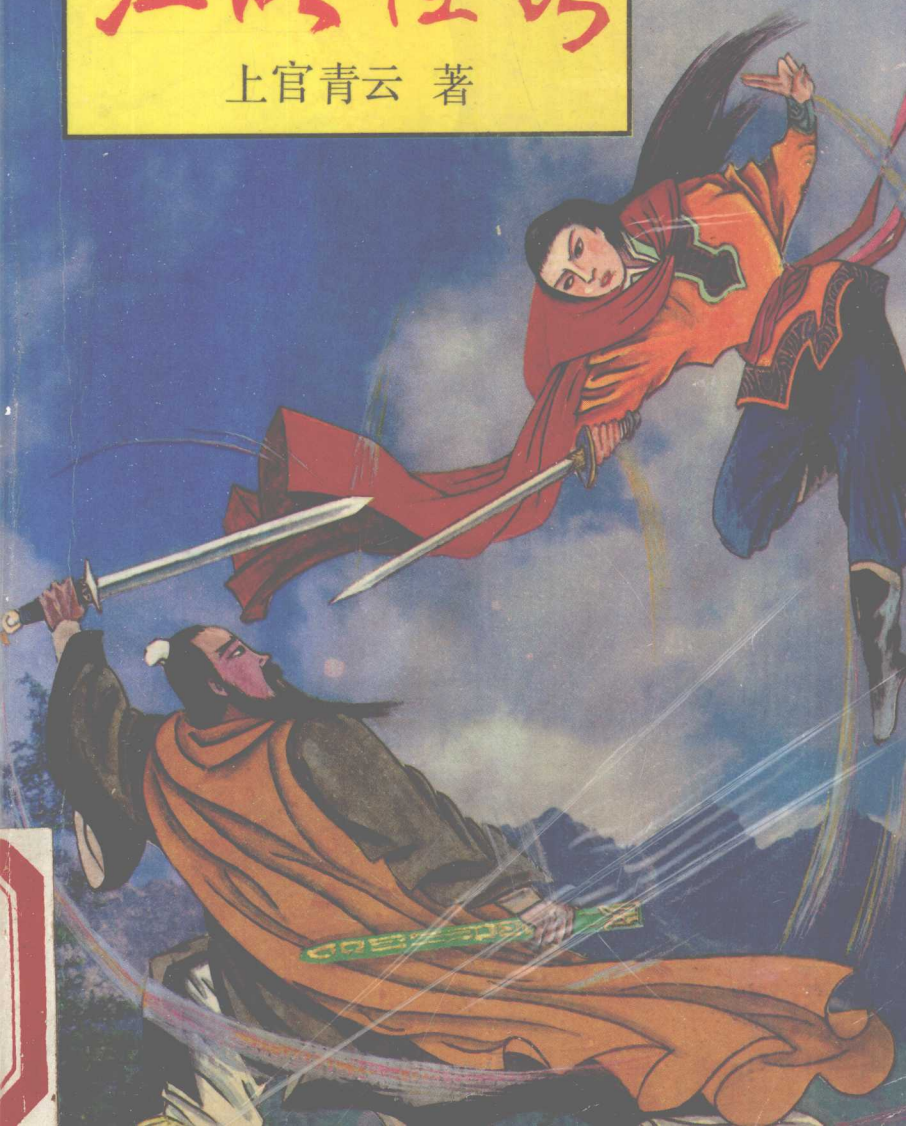


江湖怪客

上官青云 著



责任编辑 何 声

封面设计 云 飞

江湖怪客

上官青云 著

※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21 · 字数 450000

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※

ISBN7—5317—0368—8 / 1 · 369 定价:(上下册)8.80 元

第二十一回

逼书遗嘱伙计没良心 谋夺藏珍假妻先下手

话说刘贵因操劳过度，又不舍得花钱求医就药，以致病情一天重似一天。这时曾服筹年幼知识，男女工都是雇用的人，能尽他自己的职务便是有天良的了，谁来过问东家的病体如何呢？缠绵床褥的病了半个多月，刘贵才自知病势不轻，着急延医诊治；偏遇了个不会用药的医生，两贴药服下去，病势便益发加重了。

凑巧在这个时候，男工和女工忽然发生出恋爱关系来，并都存心欺负曾服筹年幼。刘贵病倒了不能动，两人完全把态度改变了，整日合夜毫无忌惮地鬼混在一起；刘贵在病榻上呼唤，分明听见，也只装没听见。

刘贵因想积蓄些银钱，准备好带回桃源，替曾家重兴门第。做小本买卖的人要积蓄，总逃不了“勤俭”二字；主人过于勤俭，雇工多是不情愿的。刘贵就因平时过于省俭，不能得雇工的欢心；刘贵不病倒，他们只能心里不高兴，为要顾全饭碗，不敢有所表示；到此时不觉得尽情发挥出来。

曾服筹年轻，男女工有什么举动多不避忌；曾服筹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到病榻跟前，一五一十说给刘贵听。曾服筹在这时候，已直认刘贵做父亲，早已改了姓刘，全不记意有曾家的一回事了。刘贵听了男女工的禽兽行为，只气了一个半死，满心想将两人开除，另行改雇，无奈自己病到了这

个地步，连床都不能下，开除容易，一时却无从改雇两个相安的人；若一日雇不着人，不但买卖没人经管，就是饮食都不得到口，只好按下火性强忍。

他总以为自己年事不高，病魔终有退去的时候，等到病体略好，再来整理家事；谁知病本是由忧郁而成，正在沉重的当儿，再加上恼怒，那里还能久活！就在这夜二更过后，忽然变了症候。刘贵自知死到临头了，因曾服筹原是睡在他身旁的；极力挣扎着，将曾服筹推醒。把住曾服筹的手说道：“不要睡着了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曾服筹从睡梦中惊觉，朦胧着两眼，一面用手揉着，一面看房中昏沉沉的。一盏油灯虽在床跟前点着，但油已将尽，又有多久不曾剔灯芯了，不到半寸长的火焰；但是倒亏了这半寸长的火焰，照在刘贵脸上，看得出已淌下满脸的泪珠来。小孩子心理，刘贵的病势危险，倒不觉得可虑；一见刘贵满脸是泪，却很着急地问道：“爹爹有什么地方痛吗？怎么哭起来了呢？”

刘贵听了，益发泪如泉涌，紧握着曾服筹的手，说道：“你快不要再叫我爹爹了！我今生短命，只怕就是因这个折磨死我了。其实我也不是不知道尊卑上下的人，委实是无可奈何啊！我原打算待你成年之后，才向你说出实情来；无奈我的大限已到，不能由我作主。我在这时候就撇下你去死，真不甘心！”说到这里，已哽咽得不能成声；曾服筹莫名其妙的也跟着哭泣。

刘贵哽咽了一阵，接续说道：“我这时候对你说的话，你万不可忘掉一句。你不但不是我的儿子，你并不姓刘；你如今的名字服筹两个字，正是你原来的名字，你亲生父母在我

带你逃出来的时候临时给你取的。我记得当时你父亲曾说，是教你将来长大了，替他复仇的意思；只因复仇两个字太显露了些，所以改了用现在这两个字。

“你父亲姓曾名彭寿，是湖南桃源县白塔涧地方的巨富。我是从十来岁起就在你父亲跟前听差的，名分上我与你父亲虽是主仆；实在你父亲待我恩重如山，俨然兄弟一样。你父亲为人，一生正直，最喜帮助穷苦的人；白塔涧周围数十里的穷苦人家，提起来没有不感激曾大老爷的；就是地方绅士，也都和你父亲要好。

“唯其中有一个姓朱名宗琪的狗杂种，也是白塔涧一带的一个有钱有势的绅士，那东西并不曾因什么事与你父亲结仇，只为你父亲好行善事，赈给穷苦人的谷米，价钱总得比旁人便宜些；朱宗琪那东西刻薄成家，他的谷价比旁人更贵。你父亲借钱给人，不要利息；朱宗琪就盘剥重利。两下相形见绌，地方人益发称颂你父亲的好处，背地里将朱宗琪骂得狗血淋头。朱宗琪也知道地方人都恨他；但他不怪自己的不好，反怨恨你父亲有意这般做作，显出他的刻薄不义，好收买地方人心。

“这种话也传到了你父亲耳中，只是全不介意，仍照着平常的样行事；也不因朱宗琪怨恨，便将谷米的价格抬高。谁知朱宗琪就因此遇事与你父亲为难；你父亲生成宽厚的品质，有许多小事虽明知是朱宗琪从中拨弄，总忍耐不与计较。你父亲因得人心的缘故，朱宗琪三回五次地借事想暗害你父亲，都弄巧成拙；不仅暗害不着，反受了地方人多少唾骂。那恶贼真是绝无天良，越害不着越不肯罢休。

“凑巧这年桃源仙人岩里忽然出现了一个仙人，整日的

伸出一双穿红鞋的脚在岩外，惊动了远近无数的人，都到岩下拜祭。那仙人显圣，附在拜祭的人身上，说白塔涧地方的人心太坏，上天降罚，一地方的人都应瘟疫死。那仙人名字叫做广德真人，因一念慈悲，特地来尘世在白塔涧观音庙施水，救治一般害瘟疫的人。

“那时你祖母背上生了一个碗口大的背疽，经多少医生治不好；你父亲最孝，为那背疽焦急的了不得。见广德真人在观音庙替人治病，十分灵验，害瘟疫的虽死了不少，曾到观音庙求了杨枝水服下的都能死里逃生。那时你一家人之中除我而外，也都害过一般症候的瘟疫，也是亏得服了杨枝水才好；你父亲因此虔诚发心，迎接广德真人来家，替你祖母治背疽。不知叩了多少头，膝行了多少路，三番五次的，才将广德真人迎接来家。

“那广德真人真是神仙，一到你家，就知道你家必因他得祸，当即吩咐家里人不许张扬出去给外人知道；只是家里人虽不去外面说，不知怎的地方数十里的人，不到一两日工夫，大家都知道仙人藏在曾百万家里了。广德真人不吩咐家里人隐瞒倒没事，就因为隐瞒着不给人知道，朱宗琪那个没天良的东西便好借此散布谣言了。

“朱宗琪本来和你父亲有嫌隙，这回广德真人到观音庙施水治病，求人之多和平时赛会一样。朱宗琪趁这时候，放账给一般做小生意的，贪图重利；心恨你父亲不该独自把广德真人迎接去了，害得他少赚了许多利钱，心里更觉不快活。凑巧在这时候，又有几个强盗乘朱宗琪在观音庙不曾回家的时分，到朱家将看门的捆绑在地，老弱妇孺逼到一间房关着，把朱家所有的细软都抢劫一空。

“朱宗琪又伤心，又忿恨，不怪自己贪心不足，不该坐守在观音庙不回家，反迁怒在广德真人和你父亲身上。说若不是广德真人在观音庙妖言惑众，白塔涧一带素来没有强盗抢劫的事；为有广德真人一来，闲杂人等才敢在观音庙附近停留。朱宗琪既迁怒在广德真人身上，而广德真人又偏巧在你家藏着，不使外人知道，朱宗琪更好施展他害人的手段了。立刻将全家搬到桃源县城里住着，买通桃源县知事，轻轻的加你父亲一个‘窝藏匪类，图谋不轨’的罪名，派兵来捉拿你父亲和广德真人。

“你父亲是一个正直无私的君子，怎肯做犯法的事呢？既自己居心无愧，就是官府来捉，也不害怕。当时已跟着来捉的人，上了刑具，一同动身去桃源县。谁知才走了一两里路，地方人听得桃源县派兵捉拿救命的仙人和你父亲，都不服气；更有几个不知从那里来的大汉，一个个都勇猛非常，鸣锣邀集地方人，在白塔底下，从官兵手里，将广德真人和你父亲夺了下来，并打死了好几个衙役。

“你父亲知道事情弄糟了，但不是出乎你父亲的本意，也就无可奈何；只是你祖母就在这时候，因受惊过度，已好的背疽复发，来不及医治便死了。你父亲料知那么闹下去，终归是要被朱宗琪害得灭族的。曾家几代单传，只有你这一个根苗，那时才有三岁；若不趁早设法逃出那祸坑，势必同归于尽。当下决计教你母亲带你逃跑，派我跟随伺候；无奈你母亲生成三贞九烈之性，宁肯和你父亲同死，不肯离开一步。可怜你父亲只急得跺脚，一再劝你母亲顾念礼祀，不可固执；你母亲只是不依，并说如果定要她走，她立刻就死。

“我从小受了你父母的大恩，那时在旁看了这种情形，

心里比刀刺着还难受，当下也没工夫计虑事情难易，就一口答应带你出来逃难。可怜你父亲为将你托付我，还向我下了一礼。我就为你粉身碎骨，也是应该的；不过我不待你成人就死，实在辜负你父母待我的深恩！”

刘贵说到这里，已忍不住哭起来了。曾服筹知道了他自己身世，也悲泣不胜。刘贵又推着曾服筹说道：“我自己不能动弹，我腰间缠着一个小小的布包儿，你替我取下来。我还有话向你说。”

曾服筹忍住啼哭，从刘贵腰间解下一个小包裹，上面缠扎得非常紧密，刘贵教他将包裹解开，取出里面的东西来。曾服筹手边没有剪刀，针线密缝的包裹，双手无力的十来岁小孩，一时哪能将包裹内的东西取出。用指甲拨了一会拨不动，只得拿向油灯跟前，反覆寻觅线尾；亏他还聪明，知道就灯火将缠扎的线烧断。只是线虽烧断了，包裹一散，里面两件很沉重又很光滑的东西，已在线断时脱离包裹掉下地来，只掉得当啷啷亮。

刘贵听了，急得“哎呀”一声道：“打破了吗？”曾服筹慌忙从地下拾起来，问道：“就是这一只圆圈儿、一块白石头吗？”刘贵道：“你且把灯光剔大些，让我瞧瞧，看打破了没有？”曾服筹即将灯光剔亮，一手端灯，一手擎着两件东西，送到刘贵面前。

刘贵抖索索的先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来，取了一件对曾服筹说道：“你以为这是一块白石头么？这是你祖父传家之宝，名叫古玉儿。你父亲慎重收藏，原有两只；因感激广德真人替你祖母治好背疽的恩德，谢他金银珠宝都不肯受，才取出这样一对古玉儿来，分一只送给他。这一只交我带出来，我

原打算待你成人之后，能撑立门户了，方才传给你；奈我的罪孽太重，天不容我如愿，只得趁我这一刻清醒，交还给你。你不可小视了这一块东西，随意乱擗。这东西在我腰间缠了七年，一日也不曾离开过。

“这圆圈儿，是一个赤金的手镯。赤金手镯原算不了什么希奇；不过这只金手镯，是你母当日嫁给你父亲的妆奁，我带你临走的时候，你母亲才从手上脱下来给我的。现在开设的这一个豆腐店，就全赖这一只手镯典押了钱，才盘顶过来的；几年来缩衣节食，积蓄了钱赎取出来。你也得好生保存着，最好仍旧包裹停当，和我一般的缠在腰间。周福这东西近来虽变坏了，只是他究竟在我这里帮做了六、七年，我唯有将你托付他；一则凭他的天良，二则听你的命运。你缠好包裹，开门去把周福叫来罢！”

曾服筹一面缠着包裹，一面问道：“我的亲生父母，此刻到底在什么地方？真的无处打听吗？”

刘贵听了这话，两只枯涩的眼睛又洒豆子一般的涌出多少痛泪来，说道：“我真该死！几句最要紧话，多亏了你问，我倒忘记向你说了。你以为你还有亲生父母在世么？我带你逃到通城，不上几个月，就打听到你父亲和你表舅成章甫，领了广德真人给他的五千人马，从桃源去攻取辰溪、保靖；恰遇了朱宗琪那个生死冤家，帮助官兵守辰溪城，用计将你父亲擒获，在辰溪城楼上斩首示众。你母亲闻信，就投河自尽了，尸身都不曾捞着；你表舅成章甫逆料广德真人不能成大事，撤下所统带的军队，潜逃不知去向。你只须切记在心。”

曾服筹哭道：“我也读了几年诗书，父母之仇不能报，还

算是人吗？”刘贵就枕边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且伸手来给我看看。”曾服筹不知道刘贵要看手是什么用意，即把右手伸过去。刘贵微微的摇头道：“右手是要拿刀报仇的，伸左手来。”曾服筹即换上左手。刘贵将曾服筹的衣袖提起，审视了一会，猛一张口，就在臂膊上咬了一个深深的齿痕，只痛得曾服筹哎哟一声，缩手不迭。

刘贵气喘气促了一阵，说道：“你年纪小，眼没见着你父母被仇人陷害的情形，心里更不知道仇恨；我此刻对你说的话，你日久必忘，所以我只得咬你一口。使你受了这一次痛，以后见了这个齿印，便想起我此刻对你说话的情景；想到此时的情景，就不由你不想到你父母的仇恨了。好，你就去把周福叫醒，让他到这里来。”

曾服筹泪眼婆娑的，刚待开门出去叫周福，只听得门外陡然脚步声响。周福的声音问道：“老板的病更厉害了吗？我在梦中被小老板的哭声惊醒了，特地起来问问。”说着便伸手推门。曾服筹将门闩开了，周福走进房来。

曾服筹此时年纪虽小，却很精明面警。在那刚待开门出去叫周福的时候，周福就在外面陡然走得脚步声响，曾服筹心里已有些怀疑，暗想怎么来的这么凑巧？及开了门，看周福身上的衣服，还穿得整整齐齐，不像是已睡复起的，眼睛也全无睡意，心里早明白了被小老板哭声惊醒了的话是假的；必是多久就在门外听壁角，那当唧唧金镯落在地的声音，不待说也已被周福听去了的。曾服筹一面心中盘算，如何才可以避免周福谋夺这两件贵重东西？一面跟着周福到刘贵床前。

曾服筹听了周福的话和脚步声，尚且知道周福是在门外

偷听；刘贵心里自然更明白。这种关系极大的秘密事情，因略不经意，完全被人偷听去了；而偷听的又是居心不光明、行事不正大的人，刘贵安得不着急？便在康健无病的时候，遇了这种着急的事，也说不定要急得发昏；何况刘贵已病在弥留，正要趁这回光返照、神智清明的一刹那间，吩咐后事，如何经受得起这般刺激？周福才走近床前，看刘贵两眼已经发直，喉咙痰响不止；曾服筹扑上去叫唤时，只听得磨得牙关一声响，气就断了。

曾服筹此时虽已知道刘贵不是自己的父亲了，但一则感激刘贵抚养之恩，不忍一时改口；二则自己的身世秘密，不能给外人知道，左右邻居的人，几年来都认他和刘贵父子，死后忽然改口称呼，倒有多少不便。

才号哭了两三声爹，周福已拍着曾服筹的肩，说道：“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！人已经断了气，你就整日整夜地哭，也哭他不转来。半夜三更的，把左右邻居的人都哭得睡不着，挨人家背地的咒骂。”

曾服筹听了生气道：“谁人没有父母的吗？谁家不死人的吗？我死了父亲，怎么哭都要挨人家的骂？”

周福冷冷的鼻孔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谁说死了父亲哭不得！如果是死了父亲，是应该哭的；但是你哭迟了些，应该早哭。这不是你的父亲，要你号天顿地的哭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么？不瞒你说，我早已到了门外；老板对你说的话，我每个字都听到了。你能依我的话行事，我不但不把那些话去对人说，并好好地待你，生意也接着做下去，我还认你做老板；若不依我的话，我暂时也不勉强你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”

曾服筹看了周福那种又冷酷又凶狠的面孔，又听了这些恐嚇兼引诱的言语，心中实在气忿不堪。无奈自己思量假父刚死在床，不曾装殓安葬，自己又太年轻，不能处理丧葬的事；而这个豆腐店也塞了不少的本钱在内，关于生意上的事，从来是由周福一人经手做的。於今不依周福的话，眼见得假父不能入土，生意没人经营；还料不定周福将有什么可怕的举动。只得忍气吞声地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话教我依从？且说出来看看。只要我能依从的，尽可依从。”

周福正要开口说话，那女工忽然跑了进来，神色惊慌地向周福说道：“嚇死我了！我久等你不回房，听了小老板哭爹的声音，料想必定是刘老板咽过气了。正在心里有些虚怯怯的，猛然一口冷风吹来，把一盏灯吹得熄了又燃，燃了又熄。我一身汗毛，根根都吹得竖了起来，只得不顾命的跑到这里来。老板果是咽了气吗？”说着伸长脖子向床上望了一望，吓得连忙将脖子一缩，说道：“哎呀！吓死我了！怎么咽了气，眼睛是睁着的呢？”

曾服筹看了这种轻侮的神情，想起自己此后没有这假父保护，必被这一对狗男女欺凌靡折，又忍不住抚着刘贵的尸体痛哭起来。

周福一伸手抓住曾服筹的衣服，轻轻地提起，说道：“教你不要哭，你定要哭吗？他一生因刻薄鄙吝，左右邻居都不欢喜他；于今天睁眼教他死了，你还要为他哭，招左右邻居讨厌吗？”曾服筹没有气力，被周福如提小鸟一般的提着，只吓得浑身发抖，那里再敢发声啼哭！

周福接着说道：“我并不是见你年纪轻，欺负你。只为这人豆腐店，完全是由我一个人辛辛苦苦做起来的；你家那一

点儿本钱，这七、八年来，不但应光了、用光了；就是你家存积的，也不只比本钱多了一倍。你凭良心说，这个店还能算是你家的吗？你能把这个店完全让给我便罢；你若不愿意，只管说出来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”曾服筹答道：“豆腐店原是你一个人经理的，生意在你手里做，要我让什么？从此就算是你的豆腐店就得啦！”

周福道：“话是不错！生意在我手里，你也抢不去；不过不能只凭你一句话。因为你的年纪太小，外人不知道的，必说我趁老板死了的时候，欺负你年轻，夺了你这豆腐店。”曾服筹道：“你既知道老板死了，不能扶起来说话，把豆腐店让你，凭我一句又不行，却教我怎么办呢？”

周福道：“老板虽死了不能说话，遗嘱是可以吩咐的。你读了这几年书，文章都会做，难道不会写一张遗嘱吗？你诚心依从我的话，就趁此时天还没亮，赶快写一张遗嘱；写明因感激我周福七、八年来辛苦经营豆腐店，已得了几倍的利息；于今自愿将这豆腐店完全让给周福，以后盈亏不关姓刘的事。”曾服筹道：“我家只有这个豆腐店，若照你这话完全让你了，教我到哪里去住呢？”周福即时沉下脸来，说道：“我管你这些！你若是命好的，在家当一辈子大少爷，也不至逃到这里来现世了。你可知道我要在你身上发一注横财，是很容易的事么？你明白你自己的来历，就用不着我多说。你且把遗嘱写好，豆腐店虽是我的了，我怜你没有去处，也不至就把你赶出去。快拿纸笔来写吧！天色就要亮了。”

曾服筹被逼得无奈，只得取纸笔依照周福说的，写了一张假遗嘱，天也亮了，曾服筹又忍不住伏在刘贵尸体旁啼哭。

这时周福不但不禁止他哭了，收好了遗嘱，并跟着干号了一顿，才开了大门，泪流满面的对左右邻居宣述刘贵如何病死，临死如何遗嘱将豆腐店让给他的情形。邻居的人以为刘贵因儿子年纪太小，临死只得将生意托付周福，有谁肯多管闲事，追究事情的真假；并且都恭维周福为人可靠。

周福一手遮天，打开刘贵藏贮银钱的柜子，取出刘贵省衣节食积下来的钱，买了一口薄棺材，草草地装殓了，便抬到城外义坟山上掩埋了。

办完了丧葬，周福才把曾服筹悄悄地带到没人的地方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身边还有两件东西，那东西是很要紧的，你交给我替你收藏着罢！除你我两人以外，无论什么人都不能给他们知道。这不是当要的事。这几日因为店里人多，我又没有工夫，所以直到这时候才对你说。”曾服筹道：“我身边有两件什么东西？你要就尽管拿去。”

周福将两眼一瞪，说道：“你还打算在我跟前装糊涂吗？你那夜失手掉在地下，当唧唧一声响的是什么东西？你这小鬼真不识好歹，我一片好心，想替你收藏起来；免得落到歹人眼里，为要谋夺那两件东西，连你的命都保不了。你倒装出这鬼样子来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就伸手去曾服筹腰里摸索。曾服筹并不躲闪，反将两手张开，挺着胸膛说道：“你看有什么东西？要拿去，只管拿去！”

周福在曾服筹浑身都摸索了一遍，竟一点儿东西也没有，不由得恼怒起来，问道：“你这小鬼，把两件东西藏到哪里去了？你好好的交给我便没事；若藏着不拿出来，就不要怪我太厉害。我要取你的命都易如反掌；你性命都没有了，看你藏着那两件东西，有什么用处？”曾服筹始终装出不理会

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我实在不曾藏着什么东西，你要杀死我，也只得由你。”

周福心想：我那夜在门外，分明听得刘老板教他仍旧包扎停当，缠在腰间，时刻不可离身；此刻他身上没有，不知他藏在何处？他知道是贵重东西，就这么问他要，他自然不肯拿出来；不如且不逼迫他，只悄悄地留心他的举动。估量他只十来岁的孩子，决没有多大的见识；暗地留心他的举动，总可以看得出他藏匿的地方来。

周福定了这个主意，便改换了副和气面孔，说道：“你不肯拿出来，也是人情；这种传家之宝，本来非同小可。不过我有一句话说给你听，那东西藏匿的地方，你得仔细一点儿。凡是值钱的珍宝，不能藏在污秽不干净地方，一污秽了也就没有光彩，没有光彩便不值钱了。珍宝所藏处，黑夜必有一道宝光冲出来。不识宝的，就见了这宝光也看不出；一遇着识宝的人，那怕相隔在十里之外，也一望而知这宝光是从什么珍宝上面发出来的，珍宝在什么地方。

“我从前在一家做珠宝生意的人家当差，时常看见那个识宝的东家半夜三更的起来，左手托着一盘白米，右手抓着米向藏匿珍宝的地方乱洒。

“我见过的次数太多了，忍不住问那东家洒米是什么用意？初时问，他不肯说；后来见我纠缠着问个不休，才对我说道：‘这里面很有讲究。只要是值大价钱的珍珠古玉，夜间都有宝光放出来。江湖上有种专会取宝的人，有法术，能在数十里外搬运。人家收藏的珠宝；但是须看明了那宝光是什么珍宝，什么地方发出来的，方能用法术搬运。我家做的是珠宝生意，值钱的东西多，无论如何收藏，夜间总免不了有

宝光放出；万一遇着有那种专会取宝的人打这里经过，放出的宝光被他看见了，那还了得！倾刻之间，便可以将我家所有放光的珠宝，尽数取去。只有这白米，为人生养命之宝，能镇压一切法术，并且能将宝光压退；所以我一见珠宝放出宝光来的时候，就连忙抓米洒去。

“我当时听得东家这么说，觉得很有趣味，跟着又问道：‘定要等到珠宝放出光来了，才洒米呢？还是没有放光就先把米洒上，行也不行呢？’东家道：“不等到放光就先把米洒上也行，不过每夜得洒一次，太麻烦了；并且珠宝不是每夜必放光的，有时放，有时不放，在放兴了这夜洒上才有用。本来这夜是不放光的，不是白蹉蹋了米吗？’

“我又问道：‘那些取宝的人，用法术搬运人家的珠宝；若是这人将珠宝缠缚在身上，也能一般的在倾刻之间搬去么？’东家说：‘缠缚在身上的，法术不能搬运，宝光也不至放出来。’我又问道：‘东家何以不将珠宝缠缚在身上呢？’东家笑道：‘你何以见得我身上没有？我是做珠宝生意的人，若将所有值钱的珠宝，尽数缠在身上，那么我这身体还能动弹吗？’我把这些话告诉你。你要明白，我这些话，不是十分密切的人决不肯说；你就用银子去买，也是买不着的。”

曾服筹道：“我现在就只我一个精光的人，我这身体以外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不怕有取宝的人来搬运。若取宝的肯将我这个活宝搬去，又给我吃，又给我穿，我倒很愿意给他搬去呢。”周福鼻孔里哼着，说道：“我说是这么说，听不听由你。我若早知道你这小鬼有这么刁狡可恶，这些好话也不该向你说了。”说着，怒气冲天地走了。

周福自以为对曾服筹说了这一篇鬼话，年轻无见识的

人，心里害怕真有取宝的来看光，用法术搬运了去，必不安心将那两件东西依旧藏着不瞧不睬。夜间大家都睡了的时候，周福就悄悄的起来，躲在曾服筹的房外，偷听有没有声响？连听了几夜，只听得曾服筹每夜必抽咽几次，旁的声响一点儿听不着。

周福听的不耐烦了，思量这几间房屋里面，没有一处不经我仔细搜索过，实在没有可以藏匿那两件东西的所在；他身上又没有，究竟放在什么地方？问他既不肯说，骗他又不上我的圈套，於今就只有凌虐他的一个方法了。凌虐得他受不了的时候，故意放他逃走，再追上去将他捉住，那两件东西必在他身上无疑了。

周福这个主意一定，便是曾服筹的难星临头了。次日早起，周福就逼着教曾服筹磨豆子，磨不动就是恶狠狠地一顿打。曾服筹自从出娘胎到现在，连指甲都不曾被人轻弹一下；一旦遭这种凌虐，也只好忍受。周福是有意的凌虐他，不磨得他受不了，是不肯罢休的。朝打夕骂，过了十多日，曾服筹虽已被打得体无完肤了；然始终不动逃跑的念头。

周福几次有意拿点儿钱给他，打发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，以为他得了这机会，必要逃跑；谁知他竟老老实实的买了东西回来了。周福疑心是因为临时打发他去，他来不及携带那两件东西，所以不舍得空身逃跑，特地在夜间，借事痛打了他一顿，打后才拿出两串钱给他，教他次日早起就到某地方去。以为有这么好的逃跑机会，是没有不逃的了。次早周福追踪上去，看曾服筹仍旧是直来直往，照着吩咐的话，买了东西就归家。是这般三番五次，弄得周福实在没有办法可以骗那两件东西了。